

晉書十八

石季就
慕容廆
慕容皝
慕容皝
慕容皝
慕容皝
符皓
符健
符生
符堅上

新記

廿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17



文庫 11
D 271
17

010190559144

晉書載記卷七

石季龍下

子世

遵

鑒

冉閔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
 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
 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
 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氏羌十餘萬落
 與張璩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冲
 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
 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
 金城王擢剋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



戶于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岡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

晉當復興。宐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于是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陳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群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宣所

晉書 卷之七
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爲御

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抱罕護軍李達率衆七千降于季龍自河已南氏羌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士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牟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

既歿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
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
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
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
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
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譙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
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
關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泣
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牟
皮牟成趙生等緣獮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

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
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
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
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
收大將軍記室叅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
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
危憊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
人史科告稱韜歿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
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
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出

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問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墻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翼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額而鑱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籍勿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籍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額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籍之傷四面縱火煙炎

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見曰非見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懷中取而戮之見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譴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籍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爲庶人貴嬪郝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

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姿色復納耆
少女于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
公斌彭城公遵竝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
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邳也獲
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
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當爲
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
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
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
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見年二十餘

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
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
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
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
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論之遂立世爲皇太子劉
氏爲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叡謂之曰煩
卿傳太子實希收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
叡爲少傅季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卽皇帝位于
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
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爲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

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勅雍州
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
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
胡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
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逼張茂爲大都督
大司馬載以輜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
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
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
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
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石苞時鎮長安盡銳

距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以李
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
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師不利
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臯犢東掠滎陽陳
留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中外諸軍
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
敗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
龕拔其滿郡始平人馬勗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
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鼎
月及熒惑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爲大將

軍鎮關右石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竝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哭而去是日李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荅言久已去矣李龍曰恨不見之李龍臨於西閣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李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

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李龍不知武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李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昏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李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爲豫之乃仰藥而歿俄而李龍亦歿李龍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及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卽僞位尊劉氏爲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爲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

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
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
氏使張舉等率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
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爲已之副鄴中群盜
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李龍之死屯于河內魏弋倌
符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直
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過遵于季城說
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
年惑惑爲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寤衛空
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關門而迎

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
至於季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
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豺將出距之耆舊羯
士皆曰天子見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城
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十斬
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
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冲幼託之于將軍將軍何以
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彌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
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
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

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躍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卽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直三十三日。於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其妻張氏爲皇后，以石斌子衍爲皇太子，石鑒爲侍中，石冲爲太保，石苞爲大司

馬，石琨爲大將軍，石閔爲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兩血周遍鄴城。石冲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上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弑自尊，

爲罪大矣。吳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鉏，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冲師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葬季龍，號其墓爲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遼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季農爲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遼聞之，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衆攻

大史石光司馬曹

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竝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勲於是率衆赴之，壁於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季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勲。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勲。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勲，爲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勲又爲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季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旣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勲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旣

爲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鑒等入議於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季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於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

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僭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竝錄尚書事郎闔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誕爲中書監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爲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符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鑒遣石琨爲

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
等中領軍石威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
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
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鑿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
升臺挾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
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鑿
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
於是伏都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尅屯於鳳陽門閔農
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
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

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門
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山
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鑿
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
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
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已用也班令
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
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
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
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

晉書載記
卷七
十四
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
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季及諸
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
撫軍張沉屯滏口張賀度據石濱建義段勤據黎陽
寧南楊群屯桑碇一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
據混橋符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
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干餘朗奔于襄國麻秋
率衆奔于符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
閔率衆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
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
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濱鑿密遣宦者齎書召張
沉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殺
之誅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
季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
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季龍十三子五人爲冉閔
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
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
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
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閔字承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

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
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
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
季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
建節將軍徙封修盛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
龍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
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
鑿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闇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
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卽皇帝位于南郊
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

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
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以李農爲太宰領太尉
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縣公封其子胤明
裕皆爲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
諸屯結皆不從石祗闢鑿死僭稱尊號于襄國諸六
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闕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
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
荅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
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南
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

晉書載言 卷之四
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祇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
大敗琨於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符健自枋
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靳豚會于昌城將攻鄴
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群爲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
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
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
靳豚于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
旌旗鍾鼓縣亘百餘里蹙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
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
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初閔帥步騎十

萬攻石祇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儗爲大單于驃騎
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啓諫
切甚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閔攻襄國百餘日
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祇大懼去皇帝之號稱趙王
遣使詣慕容雋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祇
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瀾頭雋遣將
軍悅縮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
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黃丘皆
爲敵所敗士卒畧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
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

疆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昴當殺胡王。一戰百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縮石琨等三面攻之。祇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廉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祇。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緄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

矣。盜賊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祇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

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薛
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
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爲效閔振
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秦
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
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甯奔于栢人閔命焚祗首
于通衢閔兗州刺史劉啓以鄆城歸顧劉顯復率衆
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
兗州刺史魏統豫州收冉遇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
歸顧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

歸顧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
準降于慕容雋時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
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
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
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
以棗強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
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
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
路率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雋已尅幽薊略
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

「世貞曰
此段太極
擬似演義
矣」

閔大將軍董閔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雋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鑲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木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為恪所擒及董閔張溫等送之于薊雋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

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雋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鹿貊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饑人相食季龍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

鍾人保曰
紀如吐事
嘉慶淡宕

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
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
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
洹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
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罷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
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雋
送閔旣至龍城斬于遇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
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雋遣使者祀之謚
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

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
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觀危亡之際而莫
不嘯群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羗渠見奇醜
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
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間煽禍
虔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
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沙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
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竒謨間發猛氣橫飛
遠唾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惆儻焚元
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誓戮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

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
舊都而抗王室褫羶裘襲別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
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爲國曷以加
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
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
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鈇騁臬心於狼性始懷怨懟
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于戈
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
殘穢斯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讐隙自相屠繪
取笑天下墳上未燥禍亂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

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爲
善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
其指上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嶽霧騰三精狡焉
石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群盜終假
鴻名勿謂凶醜亦曰時英季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
國泯其由禍盈

音義

瑁 莫珮反 鞅 子小反又 砥 食爾反 郝 呼各反 辦 步莫反 滄 音
漏 音 壓 戶經反 泪 音 鞞 音 襜 音 舂 音 錡 音

晉書

卷

二

牒徒協反 獮古徑反 燦蘇浩反 晻烏感反

晉書載記卷八

慕容廆

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畧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寇步搖寇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

晉書 卷八
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遼以
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于遼東北於是漸
慕諸夏之風矣。魔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
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魔童時往
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臣難濟
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魔結殷勤而別。涉遼成其
弟耐篡位將謀殺魔魔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耐迎
魔立之初涉遼有憾於宇文鮮卑魔將修先君之怨
表請討之武帝弗許魔怒入寇遼西殺畧甚衆帝遣
幽州諸軍討魔戰于肥如魔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
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魔
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
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魔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
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魔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
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疆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
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
鮮卑都督魔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
禮何龕嚴兵引見魔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魔
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龕聞而慙之彌加敬憚
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魔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

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虜甲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虜又遷于徒河之青山。虜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于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虜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郡，虜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虜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軍但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虜自稱單于，遼東太守龐

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讐，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虜子翰言于虜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

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虜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虜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虜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虜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虜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虜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虜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疆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虜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遂重申前命授虜將軍單于虜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虜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虜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疑代郡魯昌北平楊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爽河東裴開爲股肱

渤海封奕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
才雋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
以舊德清重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
庠祭酒其世子號率國胄束修受業焉。虜覽政之服
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
夷校尉崔恣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
莫有赴之恣意虜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
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虜虜曰彼信崔
恣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
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

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
一則疑吾與恣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
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
三國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
言於衆曰崔恣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
虜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
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簡銳士配
號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虜
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
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

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疑送于建鄴
崔慈懼虜之仇已也使兄子燾僞賀虜會三國使亦
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虜將燾示以
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
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乃遣燾歸說慈曰降者上策
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慈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
句麗虜悉降其衆徙燾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
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泉擊敗之裴疑至自建鄴
帝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
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
竝如故丹書鐵券永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
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虜遣駝襲之入令支收
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使於
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駝距之以裴疑
爲右部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
伯林爲左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板其國
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
虜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回辭

晉書車言 卷八
不受虜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
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
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
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等
曰明公使君轍下振德耀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
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
瞻江湄延道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
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
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
傳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國難

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
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催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
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
之耻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枝葉公之權有包胥
之志而令白公五負殆得極其暴竊為丘明耻之區
區楚國子重之徒猶耻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
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黃池
况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
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
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

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
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馮顧陸
距魏赤壁尅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
徐豫令魏朝肝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儒匿智藏其
勇畧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况今隣羯虐暴中
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疆
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玉郎袁術雖自詐僞
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
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已昔曹叅亦崇此道著畫一
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中伯之任超然高蹈明
智之權處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
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
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
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耻
必除處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晉
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
寫言不宣盡處使者遭風沒海其後處更寫前箋并
齋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
上侃疏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
興尅平嶭會神武之畧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

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儉稅之疆，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勲。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管引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畧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况廆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勲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險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肩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祇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

心實爲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畧曰車騎將軍憂國忘
身負能載路羯賊未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
外遠緩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
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
欲進車騎爲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
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勃然忠義竭誠今騰閣上聽
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虜卒乃止時
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及僞僭號僞謚武宣皇帝

裴焜

裴焜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和司隸校尉焜清方
有幹畧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榮陽太守
屬天下亂焜兄武先爲玄菟太守焜遂求爲昌黎太
守至郡久之武卒焜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旣
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輿開搜虜時諸流寓之上見虜
草創竝懷去就焜首定名分爲群士啓行虜甚悅以
焜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
騷動虜問策於焜焜曰悉獨官雖擁大眾軍無號令
眾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虜從之遂
陷寇營虜感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

行人令焜將命初朝廷以鹿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
豪處之焜既使至盛言鹿威畧又知四海英賢並爲
其用舉朝改觀焉焜將還帝試留焜以觀之焜辭曰
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闕
泰得親朝廷復賜恩詔卽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
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
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
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
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爲
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焜還鹿後謂群
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
也出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蓀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
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
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鄙沃壤馮固
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
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
爲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
旣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依崔慈隨慈如遼東慈之

與三國謀伐虜也。瞻固諫以爲不可，恣不從。及恣奔敗，瞻隨衆降于虜。虜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虜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勲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於東夷，但問志畧，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虜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虜除之。瞻聞其言，不自安，遂以憂歿。

音義

虜 五罪反 駝 奇晃 燾 徒到反 催汜 較汎二音 鯨 音條 蓂 音條

百書載記卷八

七

晉書載記卷九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畧，尚經學，善天文。廆為遼東公，立為世子。建武初，拜為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眾征討。累有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為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於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為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

武昭竝有寵於虜，虜亦不平之。及虜卒竝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虢，虢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虢使東歸平。虢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燾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虢，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竝爲之援。咸和九年，虢遣其司馬封奕攻鮮卑木提于白狼，揚威淑虜攻烏丸悉羅侯于平岡，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剋，段遼遂寇徒河，虢將張蒲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虢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奕等救之。虢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甚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奕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爲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閻、丘幸等持節拜虢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虜故事。虢自征遼

東寇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
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
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奕襲
宇文別部涉奕于大獲而還涉奕于率騎追戰于渾
水又敗之旣將乘海討仁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
從陸路旣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
昔漢光武因滹沱之水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
此而尅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
黎踐凌而進仁不虞旣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
乃告仁狼狽出戰爲旣所擒殺仁而還立籍田於朝
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武興
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屯于
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爲蘭聲援旣以
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
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虜
恥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
遣封奕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奕夾
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
送徐孟等歸于京師使其世子雋伐段遼諸城封奕
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

路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爲勃援乙連饑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典國與皝將慕容遵大戰于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於是咸康三年僭卽王位赦其境內以封奕爲國相韓壽爲司馬裴開陽騫王寓李洪杜群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竝爲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爲王后世子雋爲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段遼屢爲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總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

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帝又遣使進黈爲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黈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黈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黈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燕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竊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督竝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歿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艷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旣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以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

晉書 卷九
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竝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上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喑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况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

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微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荅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

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

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疆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水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克等奏聽。魏稱燕王，其年魏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魏，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躡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

路莫不練之。甄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甄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甄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蠡螭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甄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甄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陔，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鄒謂甄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陔。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馬而遁。甄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甄，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渾伐甄，諸將請戰，甄不許。渾以甄爲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甄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

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斃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爲前鋒，歸使其驍將涉奕于盡衆距翰，斃馳遣謂翰曰：奕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勞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尅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奕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奕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斃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奕于城爲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斃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饑之，饑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

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
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
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畧保全一方
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
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
地狹故無田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
業南摧疆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
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
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
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逼樂土之望中國
之人皆將壺飧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
消之世猶制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
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
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
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
漑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
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
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
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
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

晉書書言
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饑，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畧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蕩蕩，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竝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譚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負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負，以塞聰雋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玆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

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勿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死園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尅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負，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負錄，夫人臣闕言於人，王至難也，妖妄

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甄親率群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甄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於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甄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

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誠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尅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車襲天餘尅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儁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滎丘等郡，以勃海人爲興集縣，河間人爲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爲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爲育黎縣，吳人爲吳縣。悉隸燕國。儁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儁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

所見輦而還宮，引儁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卒，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儁僭號追謚文明皇帝。

慕容翰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畧，援臂工射，膂力過人，廆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爲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爲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爲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儁親將三軍畧令支，以北遼議欲追

魏人徐曰
魏呂奉先
射侯事相

之翰知銳躬自總戎戰必尅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
至方對大敵不宐復以小小為事燕王自來士馬精
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
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
衆追銳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
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
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
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
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宐反不中
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鏢追騎
乃散既至銳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銳討宇文歸臨
陣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偶騎
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銳素忌之遂
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
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
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
翰常尅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
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奈何遂仰藥而
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
孺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
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
爲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旣
尅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
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
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
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爲晉驃
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
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再河

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况吾曹乎眷今召我豈
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
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通者俟河之清也軍人壽幾
何古人以爲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陰後况
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
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
重段遼與毓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隣國之寶也
慕容與國世爲婚姻且毓令德之主不宐連兵構怨
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
款如初使國家有秦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

從出為燕郡太守石季龍尅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
太守徵為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
丞相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為軍人所執將詣皝
皝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
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器重之
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
規模裕雖仕皝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
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
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
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

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
倫者實亦未幾及死皝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音義

佟徒冬反滹火胡反蚡房粉反樽上茲損反漉盧谷反釗
指遙上烏結反蠟下烏紅反澮古兌反塾都念反佛許一反臍

晉書載記卷十

慕容儁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魔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魔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畧。皝爲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歿，永和五年，僭卽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歿，趙魏大亂，儁將圖并兼之計。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陽鶩爲輔義將軍，慕容垂爲前鋒

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沉拜雋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虜毘故事明年雋率諸軍南伐出自盧龍次子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雋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于雋雋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烏紀于三王

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叙歷能無禱乎且厲兵殺討晉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劔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勲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爲已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邲者畧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

晉書 卷十
業集於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雋既銳信舉言。又欣于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庸人。况于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爲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太惠。左右勸雋殺之。雋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慕容恪畧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於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回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安南。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

龕踰城出降。恪進尅中山。斬白回。同雋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雋。封鼠歸義王。拜翟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於雋。其後復叛。雋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奕討冉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雋如中山。爲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于泝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爲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爲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

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尅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呼沱，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雋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鸛巢于雋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雋謂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鸛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寇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

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繇，以御四海者也。雋覽之大悅，旣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群臣勸雋稱尊號，雋荅曰：「吾本幽漢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繇，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覲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奕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尅鄴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雋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己，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

以永和八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
置百官以封奕爲大尉慕容恪爲侍中陽鶩爲尚書
令皇甫真爲尚書左僕射張希爲尚書右僕射宋活
爲中書監韓恒爲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廆
爲高祖武宣皇帝號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
詣僞僞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
所推已爲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
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
燕人咸以爲僞之應也改司州爲中州置司隸校尉
官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
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牲
尚玄僞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
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
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
舊人皆隨才擢叙立其妻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曄
爲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僞
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反于普壁壘僞遣慕容恪率
衆討降之初冉閔旣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旣敗呂
護復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追
及于野王悉降其衆姚襄以梁國降于僞以慕容評

晉書載記 卷十
爲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
權鎮于洛水慕容彊爲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
淮諸軍事進據河南雋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
爲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雋曰群小
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旣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
備亦不可不爲於是令內外戒嚴苻生河內太守王
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雋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
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寗各以郡叛歸于雋初雋車
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蕪城降于苻氏至此率
尸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劉遣使謝恩
貢其方物雋以釧爲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
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雋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
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
蕭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
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爲儀魏晉因循制不
納焉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
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寇遠游非所以辨章貴
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
長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
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齋戒去聲色

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
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
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鎗蓋以常儀二至之
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爲未
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構始於秦漢迄于今代遂相
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衮烏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
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
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烏而以
衮襪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
下二制或廢或存有乖禮意大燕受命侔蹤虞夏諸
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僞曰其劔烏不
趨事下太常叅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
可行也寇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蘭之子
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
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僞正位僞遣慕容恪慕容塵
討之恪旣濟河龕弟熙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
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旣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
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熙請率精銳距之若
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
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弗從熙固請行龕怒殺之

晉書韋謏傳 卷一
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龕于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
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
攻之恪曰軍勢有宐緩以尅敵有宐急而取之若彼
我勢均且有疆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
利如其我疆彼弱外無詭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
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
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
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
其促攻不過數旬尅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
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

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
耕嚴固圍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
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
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虜疆遷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
王騰以歸恪遂尅廣固以龕爲伏順將軍徙鮮卑胡
羯三千餘戶于薊留慕容廆鎮廣固恪振旅而歸僞
太子曄死僞謚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曄爲皇太
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
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勒于塞
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

萬初廐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斃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踈齧。人莫能近。斃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杖之濟難。今不欲者。蓋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斃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馳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儁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歿。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儁。拜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儁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平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以穎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儁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內。繕修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抗師沈卒。徃徃而然。孤孫笏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前制。孝子不補願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以叙罔極之情。又禮無不補文令。不此載。

若斯之流，抱珠璣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闕。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僞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收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廡廟，范陽燕郡構號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符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僞，河間李黑聚眾千餘，攻畧州郡，殺棗強令衛顏僞長樂太守，傅顏討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僞以爲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僞。遣子入侍，旣而投款，建義結援，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僞。拜寧南將軍、河內太守。又上黨馮鴛自稱太守，附于張平。平屢言之，僞以平故赦其罪，以爲京兆太守。護鴛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

晉書 卷之十
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
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爲鼎峙之勢雋遣其司徒
慕容評討平領軍慕容興根討鴛司空陽鶩討昌撫軍
慕容臧攻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
悅綰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
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
賢等率壘壁者三十八降于雋雋大悅皆復其官爵
旣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陽鶩奔于野王歷走榮陽
昌奔邵陵悉降其衆雋于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畧關
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
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
洛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
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
于時者十有三事雋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
用乃改爲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
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荏拔之斬嵩太山太守
賈堅雋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之羨師敗
績復陷山荏雋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
泓爲濟北王冲爲中山王讌群臣於蒲池酒酣賦詩
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昔

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旣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儻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真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夔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儻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歿無憂也。吾旣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闕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儻顧謂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儻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數其殘酷之

罪。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儁，入自石門，屯于河濟。攸部將匡超進據嶠，峻蕭館屯於新。柵又遣督護徐罔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儁遣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俄而儁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惛然，常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儁歿，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僞諡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儁雅好文籍，自初卽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恒

晉書韓愈傳卷之十一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虜既逐，崔恣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叅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虜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率夷。宐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虜納之，命群僚博議。咸以爲宐如該議，恒駁曰：「自群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並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

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宐繕甲兵，僭會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嬰君以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虜不平之出，爲新昌令，號爲鎮軍，復叅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僞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叅軍，加揚烈將軍，僞僭位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僞召恒以決之。恒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宐承晉爲水德，旣而恒至，言於僞，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爲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成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僞初。」

雖難改後終從恒議僞秘書監清河聶熊聞恒言乃
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
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僞顧謂左右曰此二傳
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

子績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
郡祖逖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
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
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
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
負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
詣軍請降僞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
不能立功于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
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大馬爲
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僂俛歸歟實
非誠款僞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
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
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僞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
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
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

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歿于家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寇爲郡功
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
闕季親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
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
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
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
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
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
午辟爲主簿雋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

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
患午以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
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恐績終爲恒所
害乃資遣之及到雋責其背親後至績荅曰臣聞豫
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旣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
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雋曰此亦事
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驍立慕容恪欲以
績爲尚書右僕射驍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
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驍請獨裁績遂憂
歿

音義

龕	反口含	徒何	綫	反仙箭	窳	反蒲奔	禱	反古侯	襪	反陸士戀
士合	反	上特計	反	反	反渠管	潜然	出涕	下貌	劉炫	
音生版	反	下五結	反	反	反	勞	勞	勞	勞	
音他禮	反	反	反	反	反	勞	勞	勞	勞	

晉書載記卷十一

慕容暉

慕容暉字景茂，僊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及僊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副贊朝政。慕容根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顏為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暉

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勳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曄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曄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赦境內遣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雋所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爲前將軍冀州刺史雋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曄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

王師旣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闕兵中路展其蟻蟻之心此則士卒攝覓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困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弊此爲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於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於暉暉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勅勤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於野王暉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興寧初暉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於幽冀暉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暉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於盟津孫興分戍成臯以爲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

晉書 卷十一
悉陷於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楊威將軍沈勁以其
左右中郎慕容筑爲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
墉慕容垂爲都督荆楊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暉
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
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
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錄不能上諧陰陽
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羸弱任重夕惕
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辦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
德舉台傳之重叅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爲駭尸
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勳
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
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黜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
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彌
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於茲雖乃
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
之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
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
輒循兩踈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
綬惟垂昭許暉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唯

晉書載記 卷十一
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掃羣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已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踈獨善之小以成公且復袞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曄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位命者則以功成爲効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眚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倅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曄鎮律郎郭欽奏議以曄承石季龍水爲木德曄從之太和元年曄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於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恪有疾深慮曄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曄兄樂安王臧謂之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曰今勁秦跋扈疆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
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
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爲難哉吾以常
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掃平關隴蕩一甌吳庶嗣
成先帝遺志謝憂責於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
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畧超時司馬
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
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
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於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
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自晉
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於曄曄遣其南中郎將趙盤
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
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雒城大戰敗之執盤戍
宛而歸符堅將符謏據陝降於曄時有圖書云燕馬
當飲渭水堅恐曄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
陰曄羣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
略又授符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
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
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曄魏尹慕容德
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

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
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軋基纂成先
志逆氏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
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
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
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
其殃吳越之鑿我之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
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
兵馳解謏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爲二軍後繼飛檄三
輔仁聲允路獲城卽候微功必賞此則鬱槩待時之
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灞上雪屯隴下天羅旣張
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
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睥覽表大悅將從之評
固執不許乃止符謏知評暉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
乃賤於慕容垂皇甫真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
燕惠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
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
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符
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暉僕
射悅縮言於暉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傅

晉書載記 卷十一
日唯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
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
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曄納之綰既定制朝野
震驚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晉
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
萬伐曄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攻
胡陸執曄寧東慕容忠曄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於
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郗歸順
溫前鋒朱序又破曄將傅顏於林渚溫軍大振次於
枋頭曄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
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
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
乞師于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
于潁川外爲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
屯于石門絕溫糧潯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
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
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于澗
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
溫班師邀擊于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旣有大功
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權

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爲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于符堅先是暉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于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觀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況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符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于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暉評不以爲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符

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論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主佞負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暉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爲援且符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暉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暉攻慕容筑于金墉暉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

刺史鄧羗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據臧遂城新樂而還桓溫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暉暉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真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楊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符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暉毋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

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于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昧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盜風頽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

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諸僞部
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奸
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
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
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
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
恒役之非道羣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
疆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
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
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

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陟之觀子弟懷孔爾之
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
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嗇財爲本漢文以皂
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
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
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
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
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
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卧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
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頰之

晉書車載言 卷一
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
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
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
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
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
守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
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
服塞表爲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
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穀擬之丘陵重晉陽之戍
一舉而滅如其處劉送死俟之境而斷之可令匹馬

不反非唯絕二賊闖關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
曄不納符堅又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曄猛攻壺關安
攻晉陽曄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
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怪異曄憂懼
不知所爲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大師旣出猛
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長
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
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關當以算取之
若冀敵不關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

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
求何不戰之有乎曄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
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
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
評性貪鄙鄴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
莫有鬪志曄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
宜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勲勞專以聚斂
爲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
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
三軍以平寇凱旋爲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

帥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
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曄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
屯于沙亭爲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
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
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
以納堅軍曄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
及曄于高山堅將巨武執曄將縛之曄曰汝何小人
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
遂送曄于堅堅詰其奔狀曄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
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

晉書載言 卷十一 十三
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疑擊桓執而送之堅徙暉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暉新興侯署爲尚書堅征壽春以暉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旣而慕容垂攻符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暉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僞謚幽皇帝始廐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廐旣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旣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旣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旣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旣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旣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旣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

死曰申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容與根之就誅也内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冲大震符堅親將以備潼關軍廻乃定恪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于大畧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内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贈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版築猶可而况國之懿藩矣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闔之計言終而死

楊騫

楊騫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虜官至東夷校尉騫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虜甚奇之旣卽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叅謀幃幄旣臨終謂儁曰楊士秋

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儁之將圖中原也
驚制勝之功亞于慕容恪時既嗣僞位申以師傅之
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然而嘆曰昔常林徐邈先
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
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荅不許驚清貞謙
謹老而彌篤旣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
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歛財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邦人也弱冠以高才應拜爲
遼東國侍郎號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
勞悴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
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
有善政及儁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
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
儁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輿根將謀爲亂真
陰察知之乃言于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
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
恪謀于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
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
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劔閣

况護最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
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爲冠軍將軍別部都督師還
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護匈奴中郎將徵還拜侍
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符堅密謀兼并欲觀審
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
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符堅爲散騎常
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于真
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
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內之交斯言何以及
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辟請窮詰之辯
許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
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
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
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
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
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荅曰
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
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噐也從堅入關爲奉
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閭諸華聲教莫

晉書 卷十一
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
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
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龐英姿偉量是曰邊豪爨
迹姦圖實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于魯冊象
龔致罰昭大訓于姚典況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
心剽邑屠城畧地騁其蝥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
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
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
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
柔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

之參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
略于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于冲年庾亮
竊政于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
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
文摧陣乃負儉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
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
侯瞻曩烈而功微微前經而禮縟谿壑難蒲此之謂
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
原燕王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
拔堅城氣讐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

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于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于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卽世，虐媼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淮淪境，衝崩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鄧覆，終于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蠢茲雜種，奕世彌昌。角端掩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鴟張。假竊神器，憑凌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音義

護 蘇鳥反 檐 上處詹反 蝥 莫浮反 蟻 章葉反 媼 烏

輶 步萌反

晉書載記 卷十一

晉書載記卷十二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畧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
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
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
是隴在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
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畧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
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
突遂推洪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
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

梁鑰曰以
 世蒲命氏
 等陶

晉書載記 卷十二
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
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
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
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
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
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
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
降晉後石鑿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
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
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
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
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
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
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漢祖初季龍以麻秋
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
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旣而秋因
宴鴆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
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
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
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僞謚惠武帝

晉書載記 卷十二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祗官繕宮室于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

起浮橋于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旣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于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脩戕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于陰槃榆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

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
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脩好于桓溫健軍師將軍賈
玄碩等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
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潛使諷玄
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
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稷社置百官于長安立姜强
氏為天王皇后子萇為天王皇太子弟雄為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
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
勳率步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于五丈原八年健僭

皇帝位于太極殿前殿諸公進為王以大單于授其

子萇杜洪屯宜秋為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為秦王
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
雄菁率眾掠關東并援石季龍豫州刺史張遇于許
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
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大半遂虜過及其眾歸于
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于隴上
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
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菁率眾擊敗之獲弘
修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為

昭儀每于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慚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于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鄂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羈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于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于是國用克足而異貽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勲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于堯柳城愁思堆溫轉戰而前次于灞上萇等

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爲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栢冲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勲于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青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飢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勲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于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于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

晉書載言 卷十二 五
中而安泰問姓名弗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
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
于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
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
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
懸素服避正殿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
爲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萇勒
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萇以健爲死
廻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

萇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僞謚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
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
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
洪大驚鞭之生日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
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日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
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
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

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搃旗斬將者。前後十數。萇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苻故立爲太子。健卒。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二年也。尊其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諛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于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于生曰。此類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于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于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于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每大言于朝。故榮等譖誅之。生雖在

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災饗羣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旣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于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爲樂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其征東符柳叅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爲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于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于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美無方鑿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

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
若遠蹤實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
窮永享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
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
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奸詐秦以
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揚初皆植兵一方不供
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
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
以二趙相况也瓘曰秦若兵強化盛自可先取江南
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
大聖神武開構鴻基疆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
道必隆世慨微號擁于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
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
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涼州
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域東
阻大河伐人有餘而况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貴
州險塞孰若峭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
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
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
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

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
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
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
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瓘曰然秦
之德義加于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
負阻江山道洿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
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
瓘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
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
上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

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
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
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大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
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
祿程股牛夷博聞強識探頤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
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
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
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
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
榮祕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謹驍勇多權畧攻必取戰

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
節將軍鄧羗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
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攸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
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畧守南山之操遂而
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于嚴谷濟濟多士焉可
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
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
之權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
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
機之義實在君公權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
之至乃言于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募
容儻遣將慕輿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
刺史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
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
鄧羗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羗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
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
其平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爲襄所敗引
還蒲坂襄遂攻堡尅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
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
還隴西必爲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

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剝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于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之嫌含山獄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祲自消軋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爲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僞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爲言平卽生母強氏之弟也生旣弗許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

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羣臣
奏請禳災生日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
年爲患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
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
爲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
爲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讎羣臣于咸陽故城有後
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
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目可堪用生以爲
譏其目鑿延出目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
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日星
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惟乎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
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
七千進據黃洛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
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
之鳥落于虛發襄頰爲桓温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
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狼易以剛動若長驅
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
之遣羌率騎三千軍于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僞不
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廻騎距襄俄而黃眉
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

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于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大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于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酋師大臣若不從汝命漸除之及卽僞位殘虐滋甚耽酒于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日媚于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官人與男子裸交于殿前生剝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鴛三五爲羣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爲嬉樂宗室勳舊

親戚忠良殺害畧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
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
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
不可勝紀至于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
史令康權言于生日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于太微
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
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爲
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待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
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且將禍集
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
與特進梁平老強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
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
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于
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十昏
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僞謚厲王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畧奸施
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爲佐命元勳權侔人主
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且也及卒健哭之歐
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

有載記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
 緯苻洪征梁犢以墮為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
 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為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
 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
 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讐每于
 朝見之際畧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辛一時公
 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
 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令復敢數
 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音義

氏	<small>當奚反</small>	酋	<small>字秋反</small>	上	<small>古邦反</small>	枋	<small>府良反</small>	艸	<small>古草字本或作廿</small>	菁	
	<small>子情反</small>	軹	<small>音紙</small>	浙	<small>音析</small>	堆	<small>都回反</small>	屐	<small>奇逆反</small>	瞎	<small>許轄反</small>
	<small>蘇典反</small>	踎		梁	<small>來登反</small>	楞		攀	<small>鳥關反</small>	錘	<small>直垂反</small>
	<small>蓋起二音</small>	泮	<small>音烏</small>	鄜	<small>撫夫反</small>	城		燭	<small>徐廉反</small>	隻	<small>之石反</small>
								悸	<small>其季反</small>		
								鉗	<small>巨淹反</small>	鋸	<small>音據</small>

晉書載記卷十二終

晉書載記卷十三

苻堅上

苻堅字水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
鄴家于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于西門豹
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
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
王咸陽辭垂過膝目有紫光洪竒而愛之名曰堅頭
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
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
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于路異之

晉書載記 卷十三
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
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
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恠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
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
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
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
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
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于曲沃以授之健
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
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
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
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爲其
羽翼大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
生嗣僞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
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
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納
爲謀主生旣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弑
生以僞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苟
氏並慮衆心未服難居大位群寮固請乃從之以升
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倭幸臣董龍趙韶等二

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謚父雄爲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爲皇太后妻苟氏爲皇后子宏爲皇太子兄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侯爲侯爲太尉從兄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獻鉅鹿公李威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強汪爲領軍將軍仇騰爲尚書領選席寶爲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于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于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羗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爲羗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加

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于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于犬戎國分于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爲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巧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勲于符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于世也猛言之于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璧臣之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

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
此發怒命斬之于西廡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
慢罵或有鞭撻于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
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
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
不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
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上帝親耕籍田其妻荀氏
親蠶于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
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
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于京
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
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
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
黃中之言乎于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大赦復改
元曰甘露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
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
陳尸于市其中丞鄧羗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
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于是百寮
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
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于是遣使巡察四

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于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于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辰于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奕于率衆數萬又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內苻融以匈奴爲患其與自古比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于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闚兵郡縣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堅僭位五年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于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于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

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
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
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
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
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
止息請託路絕田疇修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
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
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實曰朕一月三臨
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勸違庶幾周孔微言
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實對曰自劉石擾
覆華畿二都鞠爲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
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
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于祀漢之二
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屠
各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
書鄧羗爲建節將軍率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
丁妃鄒瓮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
諸公競引之爲國二卿黃門侍郎程憲言于堅曰趙
掇等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

齊君子爲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
法使清濁顯分堅于是推檢引掇等爲國卿者降其
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于都城百里之
內金銀錦繡工商皂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興
寧三年堅又改元爲建元慕容暉遣其太宰慕容恪
攻拔洛陽略地至于滹澠堅懼其入關親屯陝城以
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
萬攻其杏城巴南郡縣屯于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
叛堅而通于辰轂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
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爲前鋒鄒督轂遣弟活距戰于
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
酋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討衛辰
擒之于木根山堅自聰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
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巴西
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以東二萬餘
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州地
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
堅懼而愈修德政焉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荆
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羌歛岐叛堅自稱
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

晉書載言 卷十三
堅遣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討歛岐
于略陽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
二郡剋之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于葵谷儼思遣
兄子純謝罪于堅仍請赦尋而猛攻破略陽歛岐奔
白馬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
邵羌追歛岐使王撫守戾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
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通戰于枹罕東猛不利邵羌擒
歛岐于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
未出猛乃服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
之未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

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以儼爲光祿勳
歸安侯是歲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于堅苻廋
據陝城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
之各齧梨以爲信皆不受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
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邵羌攻蒲
坂楊安張蚝攻陝城成世毛嵩爲雙武所敗堅又遣
其武衛王鑿寧朔呂光等率中外精銳以討之左衛
苻雅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武乘勝至于
榆眉鑿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
上邽鑿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

晉書載記 卷十三
九
憚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長安
去蒲坂百餘里鄧羗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
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于蒲坂
鑿等攻上邽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
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羗與王鑿等攻陷陝
城克之送庾于長安殺之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
伐慕容暉次于枋頭暉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
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
率步騎二萬救暉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
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于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
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
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
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
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
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旣旋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
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
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鄧羗率步
騎二萬署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導攻暉洛州
刺史慕容筑于洛陽暉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
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

臧于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邵羗鎮金
墉猛振旅而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羗
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暉堅親送猛于霸東謂曰今
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
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
後于鄴相見已勅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
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
總戎旅藉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也願
不煩鑿軫冒犯霜露臣雖不武望克不淹時但願速
勅有司部置絳卑之所堅大悅于是進師楊安攻晉
陽猛攻壺關執暉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
于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會陽安攻晉陽爲
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
安遂入晉陽執暉并州刺史慕容莊暉遣其太傅慕
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于
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
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
其輜重火見鄴中暉思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
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于渭原而誓
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

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
 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
 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羗曰今
 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
 其勉之羗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
 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
 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羗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羗
 于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
 出入數四傍若無人奪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中評
 軍大敗浮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于是

世貞曰
 漢高之

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
 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于安陽過
 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
 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
 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
 謂前邾人主以此而為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
 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鑾
 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
 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
 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

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
二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于堅郭慶窮
追餘燼慕容評奔于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
送之堅散曄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
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持節都督
幽州諸軍事楊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
頭讌諸父老改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
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其郡臣赦慕容曄
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堅于是行禮

子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
子皆束修釋奠焉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于
關中處烏丸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
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
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爲大司馬
桓溫所圍遣使請救于堅堅遣王鑒張蚝率步騎二
萬救之鑒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溫遣諸將夜襲鑒
蚝敗之鑒蚝屯慎城初仇池氏楊世以地降于堅堅
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旣而歸順于晉世
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于堅世弟統驍武

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次于鷲陝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于陝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于雅纂將碩密降于雅請爲內應纂懼而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旣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天錫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

藩堅大悅卽署天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獲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旣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瀕川侯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覲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盪于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于王洛吾過也自是遂

不復獵堅聞桓温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温前敗灞
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
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
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于父者其桓温之謂乎堅
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太
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
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太學
考學生經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
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
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
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
取給于途工商貿販于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
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是
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星
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于堅曰于占西南國亡明
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
為丞相以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猛為冀州牧融將
發堅祖于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
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
堅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

左右閹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慧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崑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于堅，慧起尾箕而埽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聞。更以暉爲尚書，垂爲京兆尹，沖爲平陽太守，符融聞之上疏于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面南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性年星異災起于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况于臣乎？堅報之曰：汝爲德未克，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焉？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

晉書載記 卷十三
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城
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
彤率卒二萬爲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
徐成率步騎三萬入自劍閣楊亮率巴獠萬餘拒之
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徐
成又攻二劍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
校尉周虓降于彤楊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
距彤等于綿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
千奔于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于是西南夷邛笮
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
毛當爲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
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
育楊光等起兵與巴獠相應以叛于堅晉益州刺史
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率衆三萬據墊江育乃自號
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
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羗與
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綿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
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羗復擊張育楊
光于綿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萇于墊江萇退據五
城石虔與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于堅明光殿大呼

晉書載言 卷十三 十七
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
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
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
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爲國子祭酒及王
猛卒堅置聽訟觀于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
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
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闈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
博士以授經遣其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
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于姑臧
遣尚書郎閻賀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師
鹵簿親餞萇等于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
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
衆以繼之閻賀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
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
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粲于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
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
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與馬建
陣于洪地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
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
長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降于萇遂攻據害之

及其軍司席仂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
司兵趙克哲爲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于赤岸
哲大敗天錫思而奔還致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
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于
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
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
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
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
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爲其立第于長安至是而居
之堅旣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
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
將軍俱離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
上郡與洛會干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于弱水符洛
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
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俗未慕仁義令入太
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于蜀散其部落于漢
鄯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
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租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
行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
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

不能荅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
漢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
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
荅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
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
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以
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悌力
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
三日遣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暉苟萇等步騎
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
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
鄉苟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
會漢陽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
不以爲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愬固守中城越攻
圍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
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
沖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兗州
刺史彭超遣使上言于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逵以卒
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
淮南諸城堅于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

晉書韋謏傳 卷十三
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揚
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
于西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
持于淮南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
綵繒賜諸國王于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
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
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
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
止馬詩而遺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
漢文于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符丕久圍襄陽御
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
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
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黃門郎韋華持節
切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我不足
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
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山但徙荆楚人內于許洛
絕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爲促
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憚莫知
所爲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
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

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
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
捷施請爲戮首丕于是促圍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丕
等使符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
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爲未可興師乃止太元四
年晉兖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汭將救彭城
苻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署爲度
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荊楊州諸
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
置南府器械給之彭城也置輜重于留城至

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衆萬餘聲趣留
城超引軍赴之戴逵率彭城之衆奔于謝玄超留其
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旣陷淮陰留邵
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
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二萬遡江而上堅南
巴校尉姜宇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于
南縣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毛
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
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璪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
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

晉書載記 卷十三
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
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
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玄率衆三萬次于
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玄戰于塘西玄大
敗之斬顏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
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
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潮
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
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
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爲庶人堅以毛當爲平

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平東將軍兖州刺
史鎮胡陸王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
邑之功也又以苻洛爲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
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
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遡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
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
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于衆曰孤于帝室
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于外旣投之
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于漢
水矣爲宜束手就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

晉書 卷一百一十三
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顏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
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于是自稱大將軍大
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為輔國將軍幽州刺史
為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于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
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愬而欲止平顏曰且
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陽平公必
郊迎于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眾以圖秦
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眾
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于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
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為而反可還

和龍當以幽州永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
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
此石能候駕潼關者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
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
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以苻融為大都
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
龍海行四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眾會洛兵于中
山有眾十萬衝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
將蘭殊送于長安呂光追斬苻重于幽州石越克和
龍斬平顏及其黨與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為將軍徙

洛于涼州徵苻融爲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
洛旣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
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
變武都汧雍十五萬戶于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磬
石之宗于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
百社稷之利也于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
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王堅送丕于灞上流涕而
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
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于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
爲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
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梁
譙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鎮西將軍
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
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爲鎮
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爲安東將軍雍州刺
史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
文堅命太子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于太
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
不遇墮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
而終終必妖興二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

內殿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宮宇
車乘噐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恠飾之尚書
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
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
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于天下流休範于無
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噐
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
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蹤軒皇
以齊美晒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
以元略爲諫議大夫鄴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
獻汗血馬肅慎貢櫂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于寘及
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堅母
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
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而
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
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叅軍吳仲等率
衆二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沖遣南
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
持月餘戰于激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
破之斬振及仲俘斬萬七千

音義

蚝

七吏反

廢

音救既同

窳

蒲奔反

澁

音強

虺

許交反

邛

在木為

各反

塾

音壘

仿

來比反

璪

音早

涂

度都反

褊

上方

緝反

嚶

子

紅反

激

五勞反

音書載記卷十二終

48-11662



